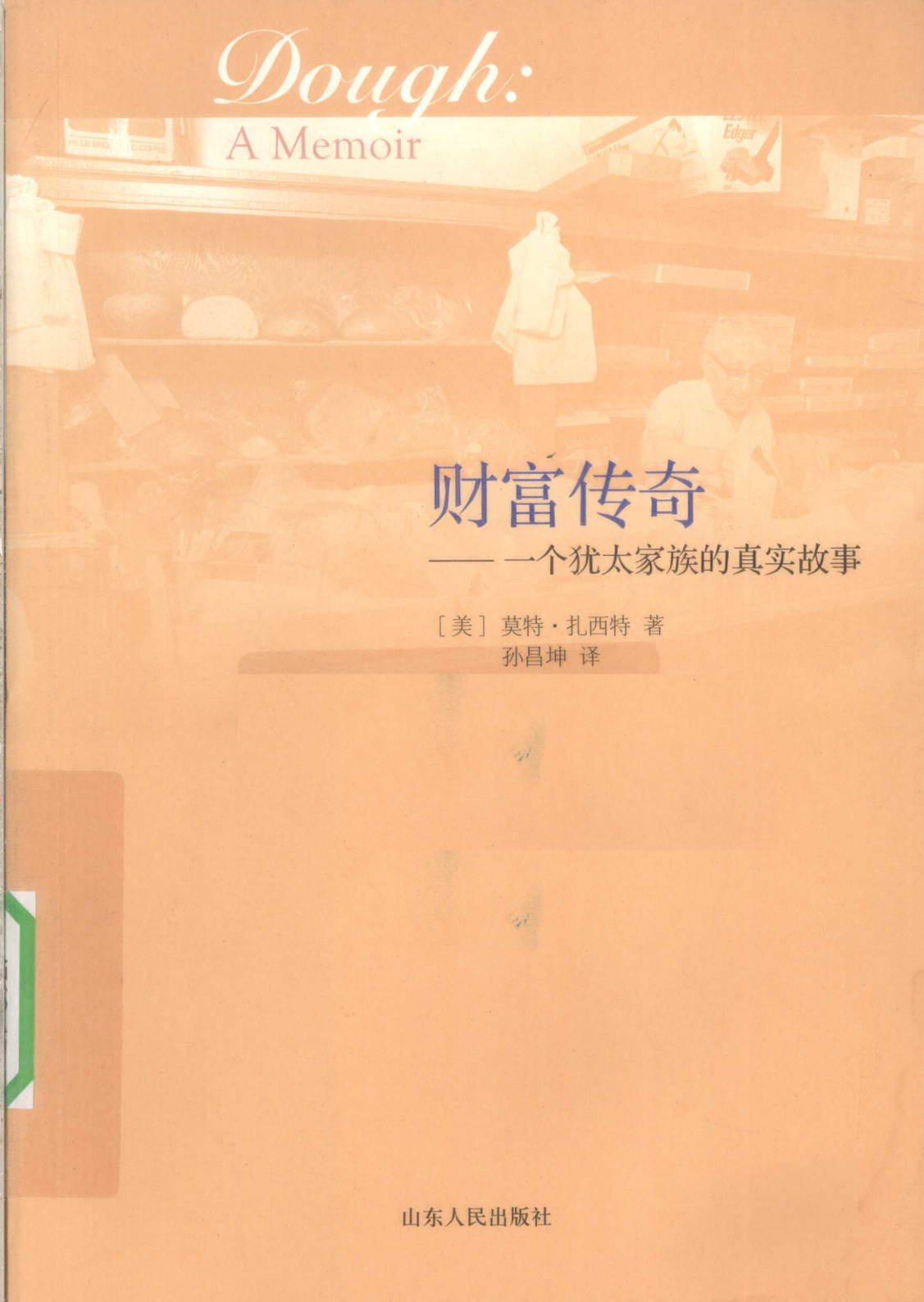




Dough:

A Memoir

财富传奇

—— 一个犹太家族的真实故事

[美] 莫特·扎西特 著

孙昌坤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财富传奇

——一个犹太家族的真实故事

[美] 莫特·扎西特 著
孙昌坤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财富传奇: 一个犹太家族的真实故事 / (美) 莫特·扎西特著, 孙昌坤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9-05244-3

I. 财… II. ①扎…②孙…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1125号

DOUGH by MORT ZACHTER
Copyright: ©1975 BY LARRY COLLINS AND PRESSIN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5-2009-031

书中照片承蒙作者莫特·扎西特提供

责任编辑: 王海玲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特邀编辑: 张 波
排版制作: 侯地霞 谢润萌

财富传奇——一个犹太家族的真实故事

[美] 莫特·扎西特 著 孙昌坤 译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 行 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 16开 (215mm×152mm)

印 张 15.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

I S B N 978-7-209-05244-3

定 价 2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调换。电话: 0539-2925659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日记。在其中，他本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写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他最感卑微的时刻，就是拿写成的篇章与自己
发誓要写的篇章相比较的时候。

——詹姆斯·M.巴里

如果早投资房地产的话，我们会很富有的。

——哈里·沃尔克

中文版序言

很高兴《财富传奇——一个犹太家族的真实故事》在中国出版了。真诚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感谢本书的译者孙昌坤先生。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辛苦劳作、竭力省钱的故事，这两种品质在中国也倍受尊崇。自然，这是普世观念：我曾经收到世界各地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说舅舅们的故事在某些方面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家庭成员的事情。

我希望这本书在中国能受欢迎，销量能大一些，这样我可以说我为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奥巴马总统甚至可能为此要发感谢卡给我。

无论如何，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阅读本书，我希望它能带给你微笑。

谢谢。

莫特·扎西特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2010年1月21日



目 录

001 / 中文版序言
001 / 记忆
004 / 醒悟
011 / 等待科恩
022 / 林德伯格做到了
034 / 面包店
046 / 重访面包店
054 / 城中一夜
066 / 死亡边缘
078 / 逾越节晚餐桌上的食品券
085 / 金钱万能
098 / 百万富翁
105 / 搁置争议
111 / 让佛罗里达州常青
125 / 一代代人
131 / 学会低飞
143 / 扎西特律师

150 / 慈善
156 / 发掘
164 / 一个改过自新的故事
170 / 手工艺品
177 / 谢幕
183 / 水果蛋糕
195 / 雨中歌唱
200 / 先人
207 / 电话
213 / 灯
217 / 尾声
223 / 作者身份和本书的写作
228 / 意想不到的成功
232 / 顾客反馈
235 / 下东区今昔
237 / 致谢
239 / 译后记

记 忆

2006年

记忆是一张网：当我们从记忆的溪流中拉起网时，发现网中满是鱼，但十几里的水流过后，不再有残留的影像。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面包。

儿时，开始在意其他东西之前，我闻到了面包的味道。如果那时我就知道去寻找这种味道的源头，也许会经历更多的事情。

1926年，我的俄罗斯裔外公麦克斯·沃尔克与外婆莱娜·沃尔克在纽约市东九街350号开了一家面包店。虽然外祖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早已过世，但他们开创的生意依然在原来的地方存在着。面包店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任何事情经历三代人都会有很多变化。然而，看着我的两位舅舅20世纪60年代的一张照片，那时那地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中。

这张黑白照片上，两位戴眼镜的男人剪着短发，穿着白领衬衫，在展示面包和糕点。舅舅哈里·沃尔克自然是站在收款机后面。尽管我的这位舅舅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别处（至于在何处，在家族中仍然是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但他拥有打理店里一切事物的金融智慧。哈里舅舅总是讲笑话。他就像舞台上的演员，顾客们都喜欢

他。但在这张照片中，他没有一丝笑容。

他那神情严肃的哥哥，我的乔舅舅，在这张照片中得到了更准确的描写。乔舅舅从没笑过，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顾客们都说他令人生畏。乔舅舅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虽然做着生意，但更愿意做的事却是祈祷。照片中他身后箱子上的字母CM、HP和P可能是一些象形符号。岁月流逝，这些字母的含义已无从追寻。我的母亲，也就是他们的妹妹，认为P可能代表的是干梅丹麦风味面包，但她也说不准。照片中没有我母亲的身影。

记忆是一件有趣的事：它比黑白色还要灰暗，并且不断地在改变。为了点亮我记忆中的阴影部分，我把舅舅留下的传奇和故事用蒙太奇的手法黏接到一起。

我这样开始吧：我的两位舅舅一辈子从未烤过任何东西。



醒 悟

1994年

我是百万富翁的对立面，要我做百万富翁是一个
错误。

——马克·吐温



8月的一个下午，天气酷热难耐。电钻的轰鸣声刺破了餐室开着的窗户。我坐在父母在布鲁克林区租住的廉价公寓的门厅里，身旁就是屋内唯一的电话机。屋里没有空调，过去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背靠在椅子的塑料垫上。黑色的转盘电话响了。我低头看了一下这个布满灰尘的老古董，猜想是不是电话发明者贝尔从天界打来的电话。我拿起听筒，感觉话机比以往要重一些。

“喂？”

“喂，扎西特先生，我是布鲁斯·基里。”

听筒里的声音听起来苍老但很活泼。基里先生大概是爱尔兰人，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是的。”我是扎西特先生，但不是他想要找的那位。

“你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上有一百万美元。我建议你买一百万美元的国库券，这样可以增加收益。”



我听清楚了，但我的家族中没有人拥有这么多钱。热气袭上来。这一定是个误会，实实在在是个玩笑。我凝视着屋子里从天花板顺着墙壁淌下来的一道污渍。小时候我住在这儿时，就睡在餐室里，头边放着一台福里奇代尔牌冰箱。那时楼上公寓的浴室就已经开始渗水了。有些事情从未改变。

但有些事情会。

“喂，扎西特先生，你在听吗？”

“是的，这是扎西特家。我爸爸在医院，他得了结肠癌，做了手术，要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您是哪位？”

“我是你舅舅的股票经纪人，我跟他认识有40年了。最近我和你爸爸一起帮他打理股票。”

两年前，哈里舅舅因患痴呆症搬来同我父母住在一起。我接电话的时候，他就坐在起居室里，身子正慢慢缩进一把弹簧残破的软椅里，双脚放在一块破烂不堪的地毯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颜色看上去黄多灰少。他的面色苍白如纸，眼镜架在鼻尖上，但眼睛空洞无神。该给他刮刮胡子了。

“基里先生，不知道我听得是否准确，您说我舅舅有一个股票经纪人账户，上面有一百万美元投入了货币市场基金？”

“是的。”

我定了一下神，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从小到现在，我一直感觉到

的就是贫穷。这种贫穷不是说你无家可归、食不果腹、衣衫褴褛，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种感觉告诉我，我们没有钱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只能住仅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夏天只能到迈阿密克林斯大道上装饰陈旧的旅馆度假，只能到旧扬基体育馆买电线杆后面的座位观看比赛。在36岁的年龄，我知道生活不会变得更好，和一百万美元掺和不到一起。

基里先生打破了沉默：“我把文件寄给你签字，授权你管理这个账户好吗？”

我从未听到过如此别有意味的问题：我是否愿意管理一百万美元的账户？

“好的，基里先生，请您把文件寄给我们。”

基里先生向我保证当天就会把材料寄出。我挂上电话，踱到小餐室。哈里舅舅现在睡着了。餐室里那台古老的福里奇代尔冰箱最终被一台自动除霜的通用电气公司产的冰箱取代。小的时候，妈妈每隔几周都要用手除霜。我坐到床边，对面是我的旧复合木书桌，一条桌腿的上方有道很深的锯齿状裂口。如果轻易搬动，桌子腿就会断掉。我小的时候，桌子还是好好的。

小时候，我醒来后通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餐室的窗户向外望。清晨的阳光透过妈妈缝制的绿色粗麻布窗帘照进来。在我们二楼的窗户下面是水泥地的院子，我在那儿玩棍球、拿盒子接的棒球游戏、抓俘虏



游戏以及其他一些布鲁克林区的街头游戏。秋天，大风呼啸着穿过院子后面花园里的臭椿树。这些臭椿仅仅依靠垃圾的养分就能成长。以“天之树”闻名的臭椿在我家附近地区长得很旺，因为它只需要水和阳光。那时，我常常看到它们扭曲的扁扁的种子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旋转着落下。我喜欢捡起那些落下的种子，剥开发黏的一端，粘到鼻梁骨上当犀牛角。但每当我摘下一片淡绿色的叶子在手里揉的时候，它发出的臭味就让我想起普罗士佩克特动物园猴子笼里的味道。

基里先生的电话让我想起另一种不同颜色的绿^[1]。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开一个股票经纪人账户同时又把一百万美元保留在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上。虽然我这一生中还从未拥有过股票经纪人账户，但作为一个职业会计师，我知道人们把自己大部分的投资放到股票和债券上，而不是货币市场账户上。这样做没有道理，除非哈里舅舅有更多的百万美元投到股票和债券上。

但是这不可能的。同我的两个单身舅舅比起来，我的父母看上去要更富有一些。哈里舅舅和乔舅舅曾经像穷人一样依靠米切尔—拉马住房工程^[2]住在曼哈顿的下东区。他们开着一辆20年的别克车，尾部还被撞过，车身就像一架巨大的手风琴。多年里，他们经常去价格低廉的牙科诊所，在那里接受实习医生的接待。里根政府上台以后很

[1] 此处指美元的颜色。

[2] 纽约市的住房补贴形式。由纽约州参议员麦克内尔·米切尔和议员阿尔弗雷德·拉马提议，1955年写入法律。该工程旨在开发和建设中等收入的居民能买得起的房子。

长时间了，他们还穿着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旧衣服。然而他们拥有一个至少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股票经纪人账户？！他们卖当日销售的面包能挣到几百万美元吗？他们是太吝啬，还是太疯狂，抑或兼而有之？

没有人回答我。哈里舅舅已经无法分清刀子和叉子，乔舅舅过世了，爸爸住院了，而妈妈施舍给你信息就像是全世界的人都得了糖尿病陷入昏迷时给你糖一样。如果我想知道答案，就得自己去挖掘。

我知道从哪儿开始。那天早些时候，我和妈妈去医院看望爸爸，爸爸曾经要我把哈里舅舅的邮政信箱清理一下。

“为什么哈里舅舅需要一个邮政信箱呢？”我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舅舅有个信箱。妈妈冲我喊不要问这么多的问题，爸爸说哈里舅舅的信件很多。

现在，坐在自己的旧床上，我看到妈妈手里拿着布瑞罗刷锅垫背对着我站在厨房的水池边。她在刷给哈里舅舅做午饭用过的煎锅。随着她的动作起起伏伏，她的披肩的灰色头发也不停地摆动着。厨房里没有排气扇，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她煎金枪鱼饼时用过的洋葱的味道。我跟妈妈要哈里舅舅邮政信箱的钥匙。

她用白色的洗碗布擦干了手后，整整齐齐把布叠好，放到水池旁边的架子上，然后领着我来到他们的双人床爸爸一边的床头柜旁。她打开上面的抽屉，里面有一个塑料包，放着哈里舅舅的钥匙、一顶黑



色的圆顶小帽^[1]、一本从弗拉特布什大道殡仪馆拿来的刻在薄板上的哀悼祈祷文。爸爸打算在自己去世后把这个包留给我。电钻又开始响的时候，我只把钥匙拿走了。

回到餐厅，我坐在自己旧床最靠近窗户的一端，把褪了色的粗麻布窗帘拉开。1994年的这个夏日，院子里一片凌乱，一群清拆的人正在用电钻打水泥地。没有了支撑，花园的篱笆歪倒在伐倒的臭椿树——我的天之树——旁的污垢里。

在我过去玩耍、做梦、表演的地方，他们正在建一个停车场。

[1] 犹太男子在祷告、学习、吃饭等时戴的帽子。